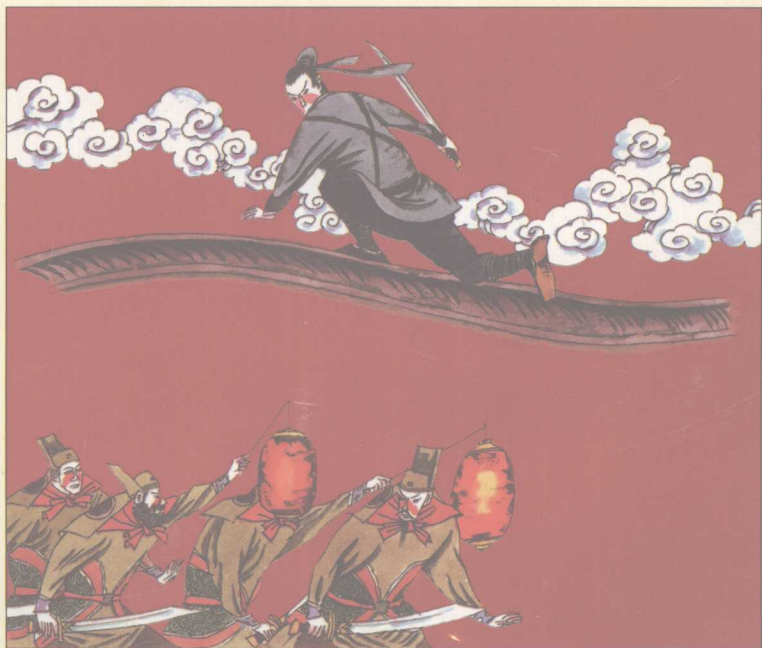
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小五义

·3·

石玉昆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中国古典名著丛书

小五义

·3· 石玉昆 著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小五义

石玉昆 著

• 3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五十一回

复盛店店东暗用计 绮春园园内看游人

且说艾虎和张豹听着牧牛童儿唱着山歌，看看临近，艾虎一抱拳说：“借光了，我们上娃娃谷，走哪里？”牧牛童儿用手指正东，说：“那就是华容县，可别进城，偏①着荒奔南关，到南关直奔东南。南大东小，瞧见山口，再打听吧！”艾虎点头，道了个“借光”，二人直奔南关。

天气向晚，商量就在此处打店。路西有一个大店，叫复盛店，店中伙计让道：“住了吧！天气不早了，别越过了宿头。我这房屋干净，吃食便宜。”张豹问：“有上房么？没上房不住。”伙计说：“西跨院上房三间。”艾虎说：“二哥，咱们住了吧。瓦房千间，夜眠七尺，又不是自己的房屋。”张爷点头，便着伙计带路。

到了西跨院，来到屋中，屋中倒也干净。打洗脸水，点茶。二人净了面吃茶。伙计问道：“二位客官贵姓？”“姓艾。”伙计说：“那位客官呢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家二太爷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是买卖生意，怎么玩笑哇！”张豹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，和你玩笑？只管打听打听，岳州府张家庄儿，谁不称我二太爷？”伙计说：“你安顿着点！在你们那里，你称二太爷；在我这里，不能称二太爷，我们是买卖生意。”张豹气往上撞，就骂起来了，艾虎劝解。

就有本店中少掌柜的，带着五六个人进了跨院，奔到屋中说：“二位客官为什么缘故？想来是伙计得罪着了，我替伙计前来赔礼。二位气若是不出，今晚晌散②他。”艾虎瞧了这人，黄澄澄脸皮，细条身材，青衣小帽，作买卖的人样儿，说话有点尖酸的气象。艾虎说：“不可，千万可别散他，情实是我二哥的不好，他一点不好也没有。”少掌柜的说：“错非③这位客人讲情，我一定不用你了。好好伺候二位客官。我方才听见是哪位姓张？”张豹说：“我姓张。”店东问：“官印是张豹吧？”张豹说：“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呢？”店东说：“有老员外的时候，是专好行善，离着三五百里，谁不知道他老人家。我们上辈还受过老员外的好处，以后正要报答，他老人家归西去了。但不知道这位客官贵姓？”小爷说：“我姓艾，没领教掌柜的贵姓！”店东说：“我姓贾，我叫贾和，字是文辉。”小爷说：“原是贾掌柜的。”彼此对施一礼。店东说：“二位意欲何往？”答道：“上娃娃谷。”店东说着话，两眼不住地瞧着张豹、艾虎，遂说：“我晚间可没有工夫，不能奉陪二位。明天早起，暂屈二位尊驾，我有一杯薄酒奉敬，只求二位赏脸，千万不可推辞。”艾虎说：“我这事可是紧要，实在不敢领赏。”张豹说：“人家是个美意，不可辜负于他，吃了酒再走也不算晚。”

店东出去，少刻，人家就给预备过酒饭来了。掌上灯火，用毕晚饭，撤将下去，开发饭钱、店钱，人家一概不要，自可明天早起再说。

一夜无话。清晨起来要走，店伙计拦住说：“我们店东有话说，教二位吃了早饭再走。”二位也就无法，只得等着。直等到巳正的时候，艾虎也是想酒饭，张豹也是觉着饿了，店

东方才过来，吩咐一声备酒。顷刻间，摆列杯盘。饮酒之间，无非闲谈，讲论了些个买卖的事情。

书中须要简捷，不可重絮。用完了这顿饭，就晌午大错了。撤将下去，端上茶来，说：“二位，天气不早了，明天再起身吧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可观的所在，同着二位咱们去消散消散去。”张豹问：“叫什么所在？”店东说：“离此不远，叫松萝镇，有人家一个大花园子，本家姓窦，叫窦家花园。先前作官，后人穷了，花园子也败落了，度日还艰难哪，哪有钱拾掇花园子。我们这南边有个地名叫新立店，有个财主姓崔，叫崔龙，外号人称簸铁塔。崔龙这个人先前保镖，挣得家成业就，又且此人钻干营谋，精明强干。他通知了窦家，把花园子典过来了，各处的点缀焕然一新。各处内用人卖茶、卖酒、卖饭，包办酒席，带卖南北的碗菜。可有一样，进门有一个拦柜，有人先问：‘你是游园哪，还是吃酒？’若要用酒，先给银子后喝酒，吃完了就走。他起一个名儿叫绮春园。每日游园请客、携妓带娼、弹唱歌舞的男女很多。咱们今日到那里看看，吃些酒去，倒也有趣。”艾小爷不愿意去，张二爷愿往。

说毕起身，艾爷将自己银秤了二十两，三人同行，走到绮春园不远。游园人甚多，将到门外，就见横着一块大匾，蓝匾金字：“绮春园”三字。也有茶酒的幌子，东边墙上有块竖匾，是“包办酒席，带卖南北的碗菜，上等海味官席”。三人将要进门，后面追来一人说：“掌柜的，有人找来了，立等着回去，少刻再来吧！”掌柜说：“二位先生在里面等我，我少刻就来。”依艾虎不进去了，张二爷一定要里面看看去，艾爷无法。店东去了。

张、艾二位进大门，路西屏风门，将进屏风门，路南有个拦柜，柜后有一个大胖子看着，每遇有人进去，就问是游园哪是吃酒，艾爷告诉说：“我们吃酒。”胖子姓廖，叫廖廷贵，有人管着他叫廖货。

是店东掌柜的为何事请二位逛园来？有个缘故：此处开花园的这个姓崔的，是一个贼，现今不偷了，想作这个买卖，又有这个廖货，他出的主意，先银后酒，天秤是加一秤；若要交的银多，吃不了要找回去，银子内中准有一块顶银，出门不换。贾掌柜的上回交的银子不够了，苦苦地求跟一个人去取，廖货再三不行，非留下了一件衣服方才叫走回去。要找人出出气。若说官面上办的熟惯，没姓崔的熟惯；论打，他的人多，可巧遇上张、艾二位，他又知道张豹有本领，还不知道艾虎的能耐。这是个主意，邀来游园，早定好了，后面有人跟着他。为的是他不露面，怕连累他，故此假告辞回去了。

张、艾二位将到门内，廖货要钱，艾爷就把秤的二十两银子拿出来，廖廷贵一秤完，说：“这是十八两。”艾爷说：“二十两。”回答：“十八两。”张爷骂道：“胖小子，那是二十两。”廖说：“十八……”两字还没出口哪，早被张二爷揪住，要把脑袋给拧下来。艾虎说：“别动粗鲁，我使了二两，是十八两。”张豹说：“别着他讹咱们哪！”艾虎说：“为什么叫他讹咱们呢！本是十八两。”张豹说：“胖小子，便宜你。”廖廷贵瞅着张豹就害怕，整个脸像烧灶一样，问：“二位贵姓？好给你们吆喝下去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姓艾。”廖货说：“艾爷。那位哪？”张爷说：“二太爷。”廖货说：“就是这一位艾爷罢，那个不好吆喝。”

二位离了柜台，往北一看，只见人烟稠密，游园的甚多。也有亭馆楼榭，树木丛杂，太湖山石，竹塘，茶蘼架，月牙河，抱月小桥，蜂腰桥，四方亭，抄手式的游廊，过廊过庭，平台，万字亭。二人看了多时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画栋雕梁，别有洞天，正是桃柳争春的时候。可惜二位也不懂得诗文，也不认识个字儿，就奔了流风阁来了。只听见管弦乱奏，弹唱歌舞，猜拳行令，乱乱哄哄，热闹非常。他们进了流风阁，就听见那边嚷道：“艾爷交银十八两，在流风阁请客。”流风阁的过卖答应：“知道了。二位哪位姓艾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姓艾。”又问：“那位哪？”张豹说：“我叫二太爷。”过卖说：“我不问了。二位用茶用酒？”艾爷说：“要酒。”过卖答应说：“什么酒？”小爷说：“女贞陈绍，上等酒席一桌。”过卖吆喝过去，不多一时，摆列上酒席，二位斟酒开怀畅饮。二人还等着贾掌柜来哪！

忽然间，打屏风外蹿进一人，挽着发纂，穿着蓝汗衫，蓝纱包，蓝中衣，薄底靴子，肋下夹着一件蓝大氅，里面裹着一口明亮亮的利刃，看不见脸面，皆因是他向正南。柜上的问：“这位还是游园哪，还是吃酒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在这里等人行不行？”柜上说：“等人焉有不行之理？”那人一指，扑奔正西。这转脸来，见细眉长目，一脸的杀气。扑奔赏雪亭，进得屋中，就把大氅往桌上一放。从外边又蹿进来了一个，手中提着一个小黄口袋，拿着一口刀，把口袋往柜上一放，直奔廖廷贵。

若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偏：只；单单。②散：遣散。③错非：除了；除非。

第五十二回

赏雪亭乔宾奋勇 流风阁张豹助拳

赞曰：

愿为大义捐生，不使名节败坏；

一时玉碎珠沉，留作千秋佳话。

绿珠者，晋石崇之妾也。绿珠姓染，白州博白县人，生双角山下，容色美而艳。石崇为交趾采访使，闻绿珠美，以珍珠三斛换了回来。置之金谷园中。绿珠能吹笛，又善舞。石崇自制明君歌以教之，宠爱无比。晋赵王伦作乱，奸党孙秀正在骄横之时，访知绿珠为石崇爱妾，竟使人向石崇求之。石崇方宴乐，使者至，述其来意，石崇道：“孙将军不过欲得美人耳，何必绿珠？”因尽出姬妾数百人，皆熏兰麝，披罗绮，浓艳异常，听使者选择。使者看了道：“美俱美矣，但受命欲得绿珠，此非所欲得也。”石崇听了，因毅然作色道：“此辈则可，绿珠吾所爱，不可得也。”使者道：“君侯博古通今，察远见迹^①，岂不闻明哲保身，何惜一女子，而致家门之祸耶？”石崇道：“但知保身，独不为保心计乎！可速去。”使者既去，而又复返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毫厘千里^②，愿公三思。”石崇竟不许，使者报秀。秀大怒，乃潜崇于伦，伦命族^③之。崇正与绿珠在楼上作乐，贼兵忽至。崇因顾谓绿珠道：“我今为汝获罪

矣！子将奈何？”绿珠因大哭道：“君既为妾获罪，妾敢负罪？！请先效死于君前。”石崇道：“效死固快事，但吾不忍耳！”绿珠道：“忍不过一时耳，快在千古！”遂踊身往楼外一跳，竟坠楼而死。石崇看见，含笑赴东市受诛矣！君子谓：绿珠情近于义。崇死后，不十数日，赵王伦败，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此去三径远，今来万里携。

西施因纲得，秦容被花迷。

所在青鹦鹉，非关碧野鸡。

豹眉怜翠羽，刮目想金篦。

且说瞧见先窜进来的，是一脸的杀气。后来又窜进来的这一个猛若瘟神，凶如太岁，喊一声如巨雷一般，手中提着一把刀，拿着小黄布口袋，往柜上一蹲。廖廷贵问：“游园那，是吃酒？”那人说：“吃酒。”廖廷贵说：“先银后酒。”那人说：“口袋里就是银子。”廖货说：“打开瞧瞧成色。”大汉说：“不懂的。”廖货说：“也得秤一秤。”大汉说：“不懂的。”廖货说：“金银不比别的物件，不叫看，不叫秤，怎么样呢？”大汉说：“不叫看，不叫秤。”廖货说：“到底多少分两？”大汉说：“一百两。”廖货说：“你说一百两，就是一百两吧？难道说瞧瞧还不行吧？”大汉说：“你要瞧瞧，我先给你一刀，然后再瞧。”廖货说：“不瞧了，你老贵姓，我好给你吆喝下去。”大汉说：“祖宗。”廖货说：“别玩笑，到底你姓什么？”大汉说：“告诉你了你又问，我是祖宗；若再问，就给你一刀。”廖货说：“祖宗祖宗吧，你找地方饮酒吧！”

艾虎一瞧这大汉，一转脸好生的凶恶，蓝生生一张脸面，两道红眉，一双金眼，狮子鼻，火盆嘴，一嘴的牙七颠八倒，生于唇外，连鬓络腮的胡须，红胡子乱蓬蓬，胸宽背厚，肚大腰圆，说话的声音太大，嚷声如巨雷一般。一转身满园子找人，就听先进来那一位说：“贤弟，在这里呢！”张豹说：“你看这小子，倒有个玩艺。”艾虎说：“叫人听见那还了得，你还看不出来？这是拚命的样式。”张豹说：“不要紧。”口中嚷道说：“小子，你和人家拚命么？”那人站住不动身，瞅着张豹。艾虎就知道不好，是要闯祸。那人说道：“你问谁那？小子。”张豹说：“我问你哪！蓝大脑袋小子。”那人说：“好说呀，黑大脑袋小子，瞧着我们拚命吧！小子。”张豹说：“打不过人家，二太爷帮着你。”那人说：“祖宗一生不用人助拳。”张豹说：“你这边喝吧，小子！”那人说：“你那边喝吧，小子！”艾虎问：“张爷，你认得人家吗？”张豹说：“我不认得他。”艾虎暗道：“这可是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难得二人全不急。”

只见那边柜上吆喝下来：“祖宗交银一百两，是碎铜烂铁。”那人走后，廖货打开一看，是碎铜烂铁，就知道这人是成心找晦气来了，派人疾速给东家送信，又派人给各屋送信说：“所有你们在这饮酒的，你们还瞧不出来吧？西屋内那位是找着拚命来了。掌柜的一来，就打起来了，不定是多少人命呢！可有条，今天是我们掌柜的侍候了，全不要钱，所有柜上存的你们那些银子，明天再来取。”

你道这两个人是谁？先进来的那个就是华容县鱼行里掌秤的经纪头儿，此人姓胡，叫胡小记，外号叫闹海云龙。皆因上次同着卖鱼的上绮春园，吃酒交了十两银子，一秤就是

九两，当着些卖鱼的，他们又是粗人，饭量又大。他们这酒饭又贵，吃秃露了，自己亲身到柜上，见廖货写帐，碰了说：“你们常买鱼，我见天在鱼市上掌秤，难道不认得我吗？”廖货说：“不行，掌柜的有话，不论是谁，一概不赊。”叫跟人去取，说：“柜上无人，要留东西。”因为这个打起来了，连卖鱼的全动手，把绮春园人全打跑了。东家掌柜的候铁塔，带着四个教师，是独爪龙赵盛，没牙虎孙青，赖皮象薛昆，病麒麟李霸，四五十打手。众人一到，一场混打，胡小记等全输了，甘拜下风，各各带伤，并且还着人家留下衣服。

归到自己家中，第二天就没起炕，夹气伤寒，又重劳了，两三回好不容易才好了。自己就想着，宁叫名在人不在，心一横，打算打崔龙和廖廷贵拚命。可巧今早来了一个朋友，把臂为交，生死弟兄。此人湘阴县人氏，姓乔，叫乔宾，外号人称叫开路鬼。到这望着胡小记来了，一问哥哥，因为何物这般形容憔悴？胡小记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乔宾一听，愤愤不平，气的转身就走，被胡小记拦住说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乔宾说：“我找他去，给哥哥报仇。”胡小记说：“不行，人家人多。有意替我报仇，咱们两个人一同前往。你帮着我杀几人，你就走，什么你也别管，我出头打官司。”乔宾说：“打官司我与他抵偿。我死了家里有兄弟，还有上坟烧纸的哪！”胡小记说：“我惹的祸，怎么叫你出去偿命？助我一臂之力，就很是尽心了。”乔宾说：“咱们先去吧！”一晃，乔宾就不见了，胡爷拿大髦裹上刀，望绮春园就赶，并未赶上。

原来是乔爷走到街上，遇见一个老头儿，地上摆着些铜片、铁圈、铅饼儿、钉子等物，旁边搁着一个抽口小黄布口袋，乔爷说：“包元要多少银子？”老头儿看乔爷就害怕，听

问得又古怪。说：“你瞧着给！”乔爷就把那些个东西装在口袋里了。老头说：“就是这么包元么，我一身一口，就指着这点东西，倒本度日。你这么包元，我就饿死了！”乔爷说：“焉有那样道理。”摸了一锭银子，扔在地上，扬长就走。老头拾起，不知真假，叫换金铺看去了。

乔爷拿着碎铜烂铁到绮春园，硬说百两白金，焉知晓这是成心找事。将奔赏雪亭，瞧见张豹，也打心中爱惜，对骂不急。少时见了胡小记，处处坐下，将刀“当”的一声插在桌子上，那里吆喝下来：“赏雪亭祖宗，交银一百两。”他是各处单有各处的过卖，谁也不管谁的事情。活该这过卖倒运，姓吴，他叫吴常道。他管这个地方，看见这刀桌子一插，真是魂都吓冒了，听见叫：“滚进来！”就见那个过卖往地下一爬。乔宾说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过卖说：“不是叫我滚进来吗？”乔宾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，走进来，四桌上等酒席一块摆。”过卖答应一声，往外就跑，说：“祖宗摆不下呀！”乔爷说：“把四张桌子并在一块。”答应使得，一齐摆上。顷刻之间，摆列杯盘，乔宾让张豹说：“黑小子，这边喝来呀！”张豹说：“不用让了。喝吧，小子。”再看这园内吃酒喝茶的，连游园的，净往外走，没有人往里走。各屋中一送信，这还不全走吗？全是上这里取乐来的，谁肯跟着付浑水，故此全走。惟有到张、艾这里一说，张二爷就骂：“我们找着这个热闹还找不着哪！你远着点，不然我们先拿你乐乐手。”过卖一听跑了。

再听外面，一阵大乱，嚷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艾爷就知道不好，说：“二哥，咱们走吧。”张二爷说：“不行，我应下人家了的！他不行，我还帮忙哪！”艾小爷说：“咱们又不认得，没交情，管那些闲事；倘若有人命，如何是好？”张爷说：

“没交情帮个忙儿，就有了交情。”艾爷说：“插手就有祸，准有人命。依我说，别管的好。”张爷不听，众人就进来了。头一个就是镔铁塔崔龙，赵盛、孙青、薛昆、李霸带着三十多人都是短衣巾、靴子；人人拿着长短兵刃。崔龙问：“在哪里那？”廖廷贵说：“在赏雪亭哪！”胡、乔二人早听见来了。乔宾一手先把过卖抓来举起，头朝下，叭嚓的一声，头碰柱脑髓迸流。张二爷叫：“好儿！说真的，摔的好！”艾虎说：“死了一个，你老叫好儿，这是何苦？”又见那亭中的二人出来，每人一口刀，往上一撞，乔爷骂道：“好狗男女，今日祖宗要你们的命。”崔龙说：“丑汉有多大的本领，较量较量！”

原来崔龙与赵、孙、薛、李全是贼，养着许多打手，也怕有人搅闹花园。你道什么缘故？连加一秤，带找顶银，又不賒帐，东西又贵，也怕有人不答应他，不然怎么衙门中，上下全熟悉，三节两寿，人情分往，永远当先。今日在家中坐定，有人报信说：“不好了，东家掌柜的快上花园子去吧！有人搅闹来了，得多带人哪！人家来的可不善。”那崔龙五个人，连打手全来了。进门一问，人家就摔死了过卖。二人提刀出来交手，五人一围胡乔，又叫：“打手上啊！”众打手一齐全上。张二爷骂：“好小子！你们有多少人？”一脚把桌子翻了个，碗盏全碎，拉刀出去，艾爷也出去。

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迕：远。②毫厘千里：指由于极小的失误而造成巨大的差错。③族：诛杀。

第五十三回

到花园为朋友舍命 在苇塘表兄弟相逢

且说崔龙五个人，就与胡小记、乔宾动手。本来艾虎与张豹就议论：“你看，与他玩笑的那个是输是赢？”张爷说：“准是他们两个输，他们人少。”艾虎说：“他们几个人是夜行人，故此这二位不行，不是黑门学的功夫。哎哟，更不行了，打手上去了。”张豹说：“可了不得啦，完了我这小子了。疼死了，想死人。”只听哗喇一声，桌子翻过来了。张豹拿刀出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小子们闪开，二太爷到了！”叱嚓喀嚓的乱砍，杀将进去，冲开一条道路。随后大伙仍然又裹上来。刚一围裹，就听见嗖地一声，打半空中飞下一个人来，大伙一瞅一怔。身量不甚高，虎头燕颌，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。就是崔龙可以敌住艾虎，余者的全不行，也不敢向前。

你道艾虎为何打半空中下来？皆因是张二爷翻桌往外一跑，他就跟出来了。为的是卖弄卖弄这手功夫，叫他们瞧。往上一耸，在大众头上蹿将进去，这手叫旱地拔松，燕子飞云，嗖地一声，脚沾实地，把刀亮将出来，直扑奔向崔龙。

张豹看见老兄弟过来，心中十分欢喜。见人家有一个对一个的，有两个对一个的，是胡小记敌住了赵盛、孙青、乔宾敌住了薛昆、李霸，张豹他与这些打手就交了手了。常言一句俗话说：“矮子里选将军。”就算他的能耐有限，但与这

些打手打起来，他的本领却比打手胜强百倍，顷刻间，也有带伤的，也有废命的，也有逃跑的，把打手打的不敢向前，直往后退。这场子可就宽绰了，张豹只顾与打手交手，在他的背后嗖地一声，就是一刀。他如何躲闪得及？又不能招架，可见得是傻。好好好，要是错过，心地忠厚，这也就死了。艾虎虽然动着手，明知道二哥的本事有限，自己的心神一半在崔龙身上，一半在二哥身上，看这件事实在不平，心中暗暗的有气。他看着乔宾动着手跑啦！薛昆一转身，对着二哥身后就是一刀，早被艾虎一抬腿，就踩在薛昆肋下，哎哟一声，扑咚躺倒在地，当唧唧舒手扔刀。张豹这才看见，倒觉吓了一跳，摆刀就剁。薛昆使了鲤鱼打挺，闪开这一刀，分开打手，自己逃命去了。二爷要追，早叫李霸截住，二人动手。

原来乔宾不是跑了，杀开了一条道路出去，他看出来，有艾虎一人，这些群贼哪个也不能逃命，他找仇人来了。

乔宾直奔南边拦柜，柜里头伙计瞧着势头不好，就都跑了，净剩下廖货一个人了。也是造就了的，这小子恶贯满盈。两个眼睛，直直的瞅着东家动手呢！旁边喝采，他舍不得走，知道柜内有银子，又知掌柜的人多不能够甘拜下风，大肚子往前里一摊，正靠着柜往那边瞧。乔宾到他眼前，他没看见，乔宾用自己的刀顺着柜面，对准了他的肚子，就听见噗咚一声，正中在肚腹之上，说：“我给你放了泡吧！”噗咚，死尸躺倒。乔爷一扶柜，就蹿将过去，又剁了他几刀。也是他出主意，用加一秤，使顶银，种种的恶事，这算报应临头。

乔宾给哥哥报了仇，一转脸把天平桌的抽屉拉开，里头许多的银子。看见自己小黄口袋倒在地下扔着，把口袋拿起，把里头的碎铜烂铁俱都倒将出来，把天平桌里头一包一包的

银子俱都装在口袋里头，自己把钞包解下来，把口袋嘴儿扎上，裹在钞包之内，重新紧捆好。提了刀蹿出柜外，正遇见打手，往两旁一闪。胡大爷追杀赵盛、孙青，乔二爷挡住，正要截杀。两个人一歪身，嗖地全都窜上房去。连胡小记带乔二爷，全都不会蹿房跳脊，干着急无法。自己转身回来，复又动手。乔宾与张豹两个人，围裹着李霸动手。胡小记帮着艾虎拿崔龙。李霸一瞧势头不好，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，虚砍一刀，撒腿就跑。后面追赶，见他一跺脚，贼人已经上房去了。二人对叫：“小子，咱们拿那个去。”二人返回来，崔龙不容二人动手，早就跑了，也就蹿上房去。除非艾虎一人，会高来高去。张豹说：“老兄弟，除非你会上房，别人都不会，你去追吧！”艾虎一不愿意追，想着又不是自己的事，何苦与他们作对！并且又有了几条人命，早走的为是。被张二爷一说，又不能不追，只得蹿上房去，追了不多时，复返回来，蹿下房来，大叫一声：“住手！看你们这些打手，俱是安善良民，雇工人氏，如今恶人一跑，我们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你们扔下兵器，才算安善良民。哪一个不服。来来来，咱们较量较量。”众人俱都抛了兵器，跪了一片，苦苦的哀求说：“我们俱是雇工人氏，谁敢违背他们的言语？”艾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饶恕尔等，去逃命吧！”打手听见此言，如同见了赦旨一般，大家一哄而散。满地上也有带轻伤的，也有带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横躺竖卧，哼咳不止。胡小记过来说：“我们两个不是他们的对手，看看落于下风，若非二位恩公前来助拳，我们二人就有性命之忧。请问二位贵姓高名，仙乡何处？”意欲跪下磕头，艾虎一把拉住说：“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有话随我来说。”艾虎在前，三人在后，走够多时，只见后边有几